白琵鹭

江畔 独步寻鸟

□张海华 文/摄

全长100多公里的姚江，在湾头大桥下面折向东北，然后很快又折而往南，通往日湖公园方向。实际上，这段姚江属于河流的盲端，其干流是通过姚江大闸后汇入甬江了。而无意间，被这段姚江所包围的江畔，成了都市里“闹中取静”的好地方。卫星地图清晰地显示，目前，这里的江畔，有的已经是沿江公园，更多的是待建设地段，甚至还是荒地。

近几年，我一直关注这一地块的生态，经常去那里观鸟、拍鸟。因为，在那里，可以看到不少在城区其他地方难以见到的鸟类，如鸬鹚、苍鹭、银鸥、斑嘴鸭、白骨顶、纯色山鹪莺等。这些鸟都算不上珍稀鸟类，但通常都要离开市区（多数是要到海边）才容易见到。

大山雀的博物旅行

总第6620期
投稿邮箱：
essay@cnnb.com.cn

姚江上的“鱼鹰”

小学语文课本中曾有一篇课文叫做《鸬鹚》，讲的就是一种会潜水捕鱼的大型水鸟。自古以来，中国很多地方都驯养鸬鹚来捕鱼。这种原生态的捕鱼方式，在最近几十年间逐渐消失。

鸬鹚（准确地说，应该叫“普通鸬鹚”），在浙江以冬候鸟为主，也有一部分是留鸟。在湾头大桥东侧的姚江水面上，每年深秋到早春，这里都会聚集着几十只鸬鹚，而在其他季节很难看到。这块水面很开阔，而且由于没有航运船只的干扰，因此比较安静，成了水鸟乐园。江面上纵横交错的竹竿，刚好成了鸟儿停歇的地方。

今年1月初，我去那里观鸟，数了一下，那里有鸬鹚、苍鹭、夜鹭各30多只，此外还有少量白鹭、小䴙䴘（音同“辟梯”）等水鸟。2月底，我看到鸬鹚少了很多，只剩下15只左右。看来，已经有一半鸬鹚先启程迁徙，飞往繁殖地了。不过，这次观鸟，我发现了一个细节，那就是有几只鸬鹚的头部变白了。人类头发全白了，那是因为变老了，而鸬鹚不是这个原因。春天来了，鸟儿开始进入求偶、繁殖季节，有的鸟儿的羽色会产生变化，即由冬羽转换为夏羽，或者说由非繁殖羽转换为繁殖羽、婚羽。进入繁殖期，鸬鹚的头颈会长出白色的丝状羽，同时其胁部位也会有明显白斑。

我用可放大20-60倍的单筒望远镜观察，发现鸬鹚黑色的羽毛在阳光下会闪现出暗绿或紫铜色的光泽；其眼睛是蓝色的，有那么一点诡异的感觉。鸬鹚的上喙，则跟猛禽类似，具有明显的弯钩，可以把猎物牢牢勾住。

它们在水面游弋，不时潜入水下捕鱼。当一只鸬鹚在水下追捕到较大的鱼儿之后，通常会在冒出水面后把鱼抛起来，它的目的是要调整鱼儿入口的角度，即要让鱼头对准喉部，这样才便于吞咽。休息时，鸬鹚们常站在水中的树桩、竹竿等物体的上面，有时会张开翅膀进行长时间晾翅——由于身体分泌的油脂不够，因此鸬鹚羽毛的防水性能并不好，潜水后需要及时晾干，故唐诗有“鸬鹚西日照，晒翅满鱼梁”（杜甫《田舍》）之句。

纯色山鹪莺

荒地中的小歌手

让我们把目光从姚江水面转到江边的荒地。在湾头大桥南堍，桥下的姚江畔目前已成为公园，其名字就叫“自然生态公园”。而紧邻公园东侧的是一块荒地，其周边是林立的高楼。这块荒地里面没有铺装好的整洁路面，更没有任何休闲设施，有的只是难走的泥径、丛生的野草、靠江的芦苇以及零星的菜地之类。

不过，我喜欢这地方，胜过公园。尽管最近两个月来阴雨连绵，我却不顾路面湿滑泥泞，多次步入这块荒地观鸟。因为这里的鸟儿明显比公园里多。如果说棕头鸦雀、灰头鹀（音同“吴”）、北红尾鸲、大山雀、喜鹊、白鹡鸰、树鹨（音同“六”）等鸟儿在市区其他地方也容易看到的话，那么，在那里至少有一种鸟儿，是在城市里比较难以见到的——那就是纯色山鹪（音同“焦”）莺。这是一种属于扇尾莺科山鹪莺属的鸟类，又叫做褐头鹪莺，是本地常见留鸟。它全身淡褐色，虽说跟麻雀差不多大，但由于尾羽很长——几乎跟身体等长，因此整只鸟就显得比较修长。虽说常见，但由于它偏爱田野、山脚等环境，因此通常在市区难得一见。

纯色山鹪莺是郊野里最常见的“小歌手”，常成小群活动，有时也喜欢独自活动。1月初，我走入那块荒地，就听见“唧，唧”的鸟鸣声不绝于耳，原来是几只纯色山鹪莺在江边的芦苇丛中穿梭。后来，它们都飞到了一旁的菜地里，而且在努力地寻找、啄食什么，就在离我只有四五米远的地方激动地跳来跳去，不时把长尾巴高高竖起来，一点都不怕人。不过，由于它们动作很快，吃的东西又很微小，因此凭肉眼根本看不清楚它们在吃什么。我是在回放照片时才看清，原来这些小鸟是在啄菜叶上的小飞虫，这些小虫的数量显然不少，小家伙们吃得不亦乐乎，怪不得不怕人。

2月底的时候再去，又遇到了它们。活泼可爱的小鸟一会儿停在苇秆上，一会儿站在菜叶上，一会儿又飞到竹枝上，有时甚至双脚叉开，各撑住一根草茎，然后把长尾巴微微散开，放声鸣唱。它的歌声称不上婉转，总显得有点急促，音调上扬：“唧！唧！唧！……”在春夏繁殖季节，雄鸟可以不知疲倦地连续唱很久。

苍鹭

鸬鹚

公园里的“鸟岛”

那天，离开这块荒地后，来到同样附近的星湖公园。这个公园的西侧已经是崭新的住宅与商业区，而东侧尚有大片的建设工地。令我高兴的是，这个面积相当大的湖（水域面积看上去跟日湖差不多）的中央，有好几个彼此隔绝的小岛，岛上植被很茂密，有柳树、芦苇，也有高高的野草。举起望远镜仔细一瞧，呀，岛上及邻近的浅水区有很多鹭鸟，其中最多的是夜鹭，起码有上百只，另外还有不少苍鹭、白鹭。

另外，有2只白骨顶也在一旁游弋，附近还有黑水鸡等。跟本地常见留鸟黑水鸡一样，白骨顶常被误认为是“黑色的小野鸭”，其实它们属于秧鸡科鸟类，是我们这里的冬候鸟，在海边常见，但在城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顺便说一下，黑水鸡与白骨顶很好区分，前者还有一个名字叫“红骨顶”，具有红色的额甲，而后者的额甲是白色的。

3月初，我带孩子们在星湖边观鸟，有幸见到了一只黄腿银鸥俯冲捕鱼的瞬间，朋友们都非常激动。可以想象，到了四五月份，湖中的岛上很可能会有更多鸟儿，尤其是鹭科鸟类会在这里栖息、繁殖。这些不受外界干扰的小岛，说不定会成为“鸟岛”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突然想起来，早在2011年11月，当这个“星湖”周边还是拆迁工地的时候，宁波鸟友曾在这里拍到过珍稀的白琵鹭、豆雁等水鸟。当时，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：什么？白琵鹭、大雁等在海边都难得一见的珍稀水鸟居然出现在了市区?!

值得欣慰的是，尽管周边耸立起了幢幢高楼，但“星湖”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了，而且湖中还有“荒凉”的小岛。不过，稍稍遗憾的是，目前星湖水位普遍较高，不利于涉禽的停留于觅食。其实，若能在湖中央有意留出较大面积的浅水区（水深从几厘米到二三十厘米不等），倒可能会引来更多的水鸟停留，尤其是在春秋两季的鸟类迁徙期。当年出现的白琵鹭与豆雁，就是在南迁过程中受这里的浅水湿地所吸引，而暂时歇足的。

最后我想说，姚江的盲端也好，江边的荒地也好，公园中的荒岛也好，它们之所以那么受众多鸟类青睐，其实就是因为一个“荒”字。确实，荒野从来不是无用的代名词。在一切都显得规整、气派的市区，一块未曾被开发过的荒地，倒反而成了非常稀缺的资源——它就叫做“原生态”。